

卷之二

東游日記

共 / 册 存 / 册 排架号 5446

東游日記



光緒甲午
二月開雕

國家自道咸以來始大弛海禁與東西洋諸國開權場互市海上校其量理多張騫甘英所未窺者皆列圖籍通使節皇華四達數萬里重瀛如履畿闈斯亦亘古未有之盛也士大夫遊歷外國者斐然有述往往著爲遊記其佳者奇聞勗見足髀輻軒之采視唐元并宋徐兢元邱長春所記倜乎遠過之矣余友平陽黃君愚初振奇士也以學行淹粹爲沈仲復中丞所賞異修書俾遊日本而我駐日使臣汪芝房編修復飲金以助其行數旬之間徧歷彼國東西京以歸日本與我

國同文字其賢士大夫多通華學邦域雖褊小然能更

其政法以自振立愚初之行也蓋欲豁其政俗得失
以上碑

國家安攘之畧顧不獲久留其歸也僅攜佛氏密部佚
經數十冊又爲余購彼國所刊善本經籍數種皆非
其初意也既又出日記一小冊示余識其遊歷所至
甚悉夫中外政治得失異同其精微之故文字不能
宣其奇偉廣遠者又非下士所敢言然則此冊者其
麤獍之迹耳何足以見愚初之志哉然愚初之意甚
盛方將徧遊五大洲以擴其聞見遊記之作將倍蓰
而未已則以此冊爲之權輿殆亦愚初所樂爲乎既
刊成爲序以廣其意且以見愚初之志之不盡於是

也光緒甲午二月瑞安孫詒讓

東游日記

昭陽大荒落

平陽黃慶澄

五月初四日上日本三菱公司輪船未刻發滬江

船名神戶丸搭客分上中下三等上中艙案几帷帳
璀璨炫觀下艙頗雜沓上艙在船面以繩界之凡中
下艙客不得越雷池一步

出吳淞口

吳淞口爲我南洋要隘砲台羅布諸西人咸執遠鏡
視之

初五日過黑水洋

行人過黑水洋往往有戒心是日晴曦照耀波平如

鏡入夜寒月近人娟然可愛澄心遠眺夫風泠泠萬籟俱寂海上移情不圖於今日遇之

初六日丑刻抵長崎

長崎東經十三度零七分北緯三十二度四十四分

經度由中國北京起算緯度由赤道起算後做此距上海四百三十七里

此日里核算屬西海道肥前境維新後置長崎縣治肥

前內六郡及壹崎對馬二島

辰刻登岸

登岸時先將行李向關投驗驗畢見行篋中半係書

籍關吏笑而拱謝查日本海關凡輪船進口無論內

外商人隨帶箱籠搜檢極嚴西人過此亦肅依定章

逐一啟視其出口亦然

赴泰記號

泰記主人王君曉景甬上人以煤為業茗談片時命

夥徒將行李運入延憩一小樓面山而窗林木蒼鬱

日光迷離頗得佳趣

赴理事署訪張子豫司馬 桐華 暨署中諸君

理事署在華界內外暨龍旗為識案華界每一百坪

歲納租銀三十六元每坪合日尺方六尺 查日本里法六尺日

間六十間日町三十六町日里方一間日一坪又日

一步一畝三十步一段十畝每大町合中國里許後

初七日張君子豫來答拜

張君粵人係長崎正理事

偕王君曉景出游

長崎街道整潔人口稀少山水秀麗豁人心目雖係通商碼頭無囂塵湫隘之氣街上見招牌中有官許字樣者曉景云此言已納官稅也有大勉強字樣者曉景云此言格外減價也又有寫御料理三字者曉景云此言爲人辦酒飯也又有寫貸坐二字者曉景云此妓坊也問其義曰未詳

游興福寺

寺在東明山相傳江西浮梁巨商劉某避明難航海東徙捨身於此現經三江幫商人重建寺旁有公所

一座

初八日魯肖巖孝廉說來答拜

魯君皖人係長崎副理事

晤華商張某

張某皖人爲三江幫商董寓東三十餘年慶澄問流

寓華商共若干人答云華商分三幫曰粵曰三江在長崎者七百餘人在神戶大阪者千餘人在橫濱者四千餘人聞粵人早至生理較盛三江幫後來人數寥寥然近亦踵增矣問東人交誼若何答云三十年前華人旅居者備承優待其遇我國文人學士尤致敬盡禮今則此風稍替矣問彼族風俗若何答

云倭俗素質樸未通商前人人安分守業幾乎道不拾遺近則內地之人尙有不失廬山_海面者其各口岸人口龐雜俗漸澆詐盜竊之事亦間有所聞世風不古中外類然可慨也問日本煙禁若何答云華人犯禁者如已查獲煙具例交領事官遞解回國東人犯禁輕則禁錮重則有判死刑者

初九日登笠頭山覽長崎全勝

昨自張君子豫處假長崎圖晨起攜以登山覽長崎全勝長崎三面皆山海水自南向濼折而入港口頗狹港身東西十餘町南北里許島嶼屏列擁爲門戶民居皆依山亦有僦居山半者港東北境稍熱鬧縣

署裁判所各公解在焉其東爲華人暨西人佔居之

西則山巒連屬有造船場有製鐵場而居民較少港

北境又有砲台一座陸營一所據日人云長崎初爲

一村落寬永年間卽明季天啟崇禎年間舊幕府定爲外國交

易地置長崎奉行由是戶口日增成一都會維新初

置九州總督府旋廢之改爲縣

初十日赴觀文廟

慶澄

曩在滬時聞李伯行星使創議在長崎建文廟

嘆爲盛舉至是偕華商往觀之見基址頗小工料亦不甚佳據華商云所費約一萬三千金歲納地租需

二百金

赴觀長崎縣署

縣署全仿西式署前不甚熱鬧門左傍懸墨書長崎縣署四字署內設風雨表遇大風雨高豎一紅毬先期示衆使知趨避

過裁判所

日本府縣署不理刑案居民口角細故均由裁判所判決其與外人交涉小事亦由裁判所會判

過控訴院

控訴院其權加裁判所一等凡遇訟事裁判所不能決者控之控訴院控訴院再不能決則直控之司法省矣

過警察署

警察署有分有總卽滬上租界中所謂巡捕房也沿街派捕役邏察專稽居民行旅利病及善後各事

過郵便局

東人戶外設郵便箱及郵便收納箱以便書札往來及取納新聞紙之用尋常書件向郵便局購一郵券華商謂其券曰佛頭貼函上投箱中局丁沿路覓取逐日驛遞萬無一悞無券者照例議罰券值二十文或四十文但其書件以二錢重爲率過此者按重加值

過電報局

日本電杆綿亘各口岸有總局有支局電價視中國

較廉

通勸工場

場內左旋右轉紆曲往復沿路鋪設百物平價估賣
肅有定規執其業者男女各半

十一日孔君厚菴壽君懿生王君乾笙顧君金枝均來
答拜

孔君山東人已丑進士壽君旗人王君係東譯官顧
君係西譯官據述近方爲長崎內地之游昨晚始返
署

晤諸華商

諸華商云近日商務消息過靈頗難獲利慶澄問進

出稅則若何答云日本稅則大旨亦不外值百抽五
然參差不一近則進口稅日加出口稅日減甚至有
無稅者如板煤之類此皆東人巧攬利權也但其與中國
往來彼國出口之貨終不敵中國進口之多

晤陳子寬茂材龍

陳君嘉善人現授徒閩商某宅中歲得修脯百餘金
魯君肖巖招飲於清洋亭

亭舍精潔案几雅淨初至女夥鞠躬迎之東俗男女

禮不作揖既入脫屨戶外有女侍四五人獻杯茗并雪茄

煙俄而奉洋殼洋酒陸續以進同席者五人飲畢冒

雨歸

十二日偕陳君子寬暨華商符某往訪山田君善太郎
於長崎尋常師範學校

山田君年三十一能古文東京績學士也現爲長崎尋常師範學校校長與慶澄辯中西學術反覆十餘

紙如云泰西形上之學與周易太極之義暗合近德人銳志講求易理能深明其故又云西人初亦好佛故其學時與佛理通此種議論皆中土士人所不習聞者談畢導慶澄週觀學校統計校長十八人男女

學徒百餘人堂前懸兩牌一書校長姓名載明科目

山田君教漢文名一書學徒姓名載明某時習某學下注心得二字

文者習東文者習英法德文者習國史者習外事者習算學者習化學者習光熱等學者習製造者習樂者習畫者習作字者種種書籍器具聽學徒取用學堂外有應接所有會議所有養病所有沐浴所房舍煥爛規制井井山田君又導觀化學器具物理器具即光熱等學器具幾何形體器具案幾何形體器具最便於學算之用慶澄向習幾何時即聞西人有此器無處覓購現得全閱一過爲之一快

十三日上橫濱丸申刻發長崎

華商沈安生代理行裝送之登船魯君肖巖陳君子寬均來送山田君賦詩餞別

晤陶杏南齋尹 大均

陶君會稽人初 慶澄 在皖時王子裳太守 詠霓 以道

西齋日記托贈且云陶君係東譯官夙尚交誼抵東京時當往拜至是在船上不期而遇拍掌稱快

晤朱君白瑜

朱君貴州遵義人現將往使署就學於東文學堂

過平戶島

案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命范文虎阿塔海將兵十萬以戰船九百征日本至平壺島大風破舟文虎等乘堅船遁還棄十餘萬衆於山下卽是處也平壺卽平戶又據日人云弘安年間蒙古兵入博多先據志賀島及能巨島 卽殘 已而退據鷹島 卽立 案志賀島及能巨島在鷹島東鷹島又在平戶島東意此乃至元十一年之役史所稱入其國敗其兵矢盡而還者記以待考

過壹岐島

壹岐島在對馬島南今爲長崎縣轄境徐氏瀛寰志畧云日本平列三大島北曰對馬島中曰長崎南曰薩峒馬 卽薩 案此說非也嘗以近日本疆域攷之畿甸之外共分八道其西海道所屬曰築前國曰築後國曰豐前國曰豐後國曰肥前國 此長崎舊屬也 曰肥後國曰日向國曰大隅國曰薩摩國曰壹岐國曰對馬國

然則對馬長崎薩峒馬皆在西海道境內且在西海
道最西之處何得舉概全國而以平列三大島目之
瀛寰志畧又云對馬本北境小島之名後遂以爲北
境總名案此說更屬臆造日本地形南北狹東西闊
由對馬南至薩摩不過五六十里約中里三百餘里由對馬
而東表延六百餘里約中里三四千里對馬乃西南蕞爾地
耳豈有以爲東北全境總名之理推徐氏之意不過
以既有平列三大島之目而對馬實不足言大不得
不曲爲之解而自圓其說要之華人至倭必先抵其
西境故僅見西海道最西數區遂疑爲日本全境中
國從前海禁未開其於外國形勢模糊影響諸如此

類無足怪者

十四日辰刻抵赤間關

赤間關一名馬關距長崎百四十二里乃西海道與
山陽道交界處海面甚狹兩面夾山依山而市粉壁
千家停輪一小時便裝煤并搭客上下須與鼓輪出
見兩小山髣髴我中國長江金焦二山內有砲臺一
望而知爲險隘也據日人云赤間關屬山陽道長門
國隔岸相對者爲門司關屬西海道豐前國相距僅
四五町古者兩國地相屬下有洞門以通舟故曰穴
門國穴門國卽長門國舊名也嗣以地陷兩國界離
山陽西海兩道遂隔絕又云赤間關之西爲引島此

際多暗礁有二兵衛礁最著名朝鮮之役豐太閤自肥前赴赤間關舟子給之舟觸礁幾沒太閤怒誅舵工與二兵衛遂以爲礁名今所見兩礁標卽其處又云西人屢欲就赤間關開埠土人堅拒之蓋其地爲全國咽喉而土民又強悍異常故一時廷議尙未能決云

過播州洋

此間前襟豫讚後控藝備舟人總稱曰播州洋有無數小島蜿蜒起伏嵌空玲瓏輪舶過此委蛇而進如武陵人之入桃花源幾疑別有世宙西人謂東瀛山水爲亞洲之冠良不誣也是夕慶澄登艦面最高處

昂首四顧月明如晝斷岸千尺岡巒隱沒澄波砥平獨立久之仰天長嘯翩若登仙

十五日辰刻抵神戶

神戶東經十八度二十二分北緯三十四度四十一分距長崎三百六十里屬畿內攝津境維新後置兵庫縣治攝津內五郡丹波內二郡及播摩但馬淡路全境市中居民十四萬一千五百餘人

神戶係日本通商五港之一港面頗闊背山而市鐵道綿亘乃全國水陸衝要之區停輪一日便搭客上

下

偕陶朱二君赴理事署

理事署高枕山麓前有小園頗幽雅

晤鄭蘇龕中書

孝胥

暨署中諸君

鄭君閩人壬午解元現係神戶正理事

鄭君招飲於署中之退思齋

同席者爲羅叔羹太守盧子明大令暨陶朱二君

戊刻偕朱君白瑜返舟

是夕涼月放晴水流不波輪艦碇泊屹如山立前有
鎔鐵廠火光騰射熒熒徹夜

十六日午刻發神戶

放洋後洋面甚闊不似播州洋一帶島嶼羅列矣

過熊野洋

熊野洋隸紀伊境其地有熊野山徐福所謂海上有
三神山者卽此處徐氏瀛寰志畧云福所居之地名
徐家村塚在熊指山今不知何地據日人云福墓在
新宮舊城故隴中前有老樟二株碑題秦徐福之墓
五字墓北有孤峯土人呼曰蓬萊山蓋因華人言而
文飾之者其西有小山山下有飛鳥社社旁有一祠
卽福祠也今已久圯僅存礎址而已又云距福墓二
三町有小壠七係福從者墳相傳福所攜者至則僅
七人死皆葬於此又距小壠東數里有秦栖村土人
省曰秦村蓋卽福初至時所居處也福初至時在日
本孝靈帝年間所齋鞍轡今猶藏熊野社神庫中案

新宮古稱神邑隸熊野境瀛寰志畧所謂熊指山其
卽熊野山無疑徐家村疑卽秦棲村惟所云從者僅
七人與史不合想彼國土人必有所受殊不可解日
人又云徐福秦時一大豪傑也際秦之亂思得土而
王其攜童男女航海而東意蓋將大有所爲者史稱
其畏誅不敢還爲福所欺矣又云彼國神代之人多
壽考如神武帝孝安帝孝靈帝壽皆百數十歲周秦
諸子傳聞以爲得仙術因附會而爲三神山之說故
福得售其計於祖龍耳嗚呼斯誠可發福之覆於二
千年下也日人又云十餘年前有土人穿福墓得古
銅器旣而得熱病大恐復埋之福墓下案此實異事
是豈其器爲周秦之寶福不肯輕以授人而因以自
徇歟記之以諗諸方聞之士

十七日未刻抵橫濱

橫濱東經二十二度三十七分北緯三十五度二十
五分距神戶三百四十七里屬東海道武藏境維新
後置神奈川縣治武藏內六郡及相模全境市中居
民十三萬二千餘人

橫濱爲東京門戶乃五港中首先開港者東爲東京
灣曩日人特堵截之以拒西舶前爲橫須賀擁列屏
蔽蓋全國海軍首領之區也查日本海軍全法乎英
海國分五區各置鎮守府第一區置鎮守府於橫須

賀港第二區置鎮守府於安藝吳港第三區置鎮守府於肥前佐世堡港第四第五兩區一擬置鎮守府於丹波之舞鶴一擬置鎮守府於膽振之室蘭第規制未定現仍暫歸橫須賀鎮守府兼轄云

赴理事署

署中規模稍宏有樓額題曰袖東樓黎蕤齋星使筆也

晤黎受生太守

汝謙

暨署中諸君

黎君貴州人係橫濱正理事

晚宿山崎屋

山崎屋日本旅舍也東俗尙潔入戶必脫屨徒跣而

行房內懸書畫窗几戶壁纖塵不染客至席地圍坐初至時必叩首甚恭或有至再者亦有叩首時喃喃道殷勤片晌始起者既坐進茗點多甘品茗碗小僅如酒杯每食三四簋盛以漆器多腥饌寢則懸大帳可容五六人寢扉以紙糊之下設滑車推卻之際應手而移房外有廁所厠口以瓷料爲之旁必置浣器又有澡池男女均裸浴習見不避婦女服單衣長必如其體腰圍蔽廣帶雖盛夏不釋惟下體不著褲其已嫁者則必涅其齒行者多著屐屐下如刀字

十八日乘火車赴東京

東京東經二十二度四十四分北緯三十五度四十

分距橫濱十八哩

此由新橋起算日本鐵道里程八十鎖日一哩屬東海道

武藏境維新後遷都於此置東京府治武藏內六郡

伊豆內七郡及小笠原島全境市中居民百二十一

萬七千餘人

日本鐵路由東京起東北達青森灣計四百五十四

哩五十四鎖西達神戶計三百七十六哩三十一鎖

由神戶達三原計百四十一哩二十五鎖又由門司

關西南達熊本計百二十一哩三十一鎖其間未成

者惟由三原達門司關之百數十哩據日人云五年

內必能造就使全國聯絡矣

此以幹路言其支路尙多不能備列

日本鐵路有官辦有商辦凡商辦者官爲之一律保

護惟國家有事則減其值以供徭役且俟行之二十

五年後政府有將鐵路買入之權日廷謀政往往以

小利啖其下然後上佔其大利不獨鐵路一端也聞

泰西國政亦然

日本有官地有民地全國地段民佔其二官佔其一

凡商辦鐵路要用官地者准以平價估買官辦鐵路

要用民地者亦如之

由橫濱抵東京火車價上等客六角中等四角下等

二角上客許攜行李百磅中客許攜六十磅下客許

攜三十磅餘均照例另給運價聞初興鐵路時僅有

上下二等嗣以上客過少下客又過雜乃特設中等

車行人便之

搭客有金玉珠寶及契券者須報明另給車值倘有失落照例賠償但賠銀不得過五十元

未刻抵大清公使署

東京分十五區曰麴町區曰神田區曰日本橋區曰京橋區曰芝區曰麻布區曰赤坂區曰四谷區曰牛込區曰小石川區曰本郷區曰下谷區曰淺草區曰本所區曰深川區使署在麴町區本係某侯故第曩以八千餘金購之現正翻築約需費三萬金尙未落成

謁汪芝房星使

鳳藻

暨晤署中諸君

星使蘇州人茗談片時囑門者攜行李晉署延住使館西偏公廨中

十九日汪星使來答拜

慶澄

問近日中東交誼若何星使云日相伊藤

博文

總攬朝綱通達大體就目前論尙無彼此齟齬處問日廷政治若何星使云維新以來僅二十餘年雖未能事事盡歸實際然規模粗具不可謂國無人也問日廷近計及韓事否星使云彼國老成人尙皆言清日本唇齒之邦自當協力護韓以爲海東屏蔽問彼國黨人議論何如星使云黨人議論無非欲力圖自強然各執一詞甚有目伊藤氏爲迂腐者問彼國尙

有株守舊見者否星使云亦有二三有心人見微知
著時切內憂慶澄索閱日本地圖星使云外人輿地
之學視中國較精故所著之圖燦然可觀然細查之
其秘而不宣處甚多卽以砲台論彼何嘗不縱人游
覽而其秘密處終不肯示人若第按圖索之終爲門
外漢也慶澄前閱泰西譯書往往見其說到奧妙處
便訕然而止疑有所秘大抵私之一字恆情
總不能免不問近日美國消息若何星使云機利新
以中外異也例聞已有暫緩舉行之議問俄國西彼利亞鐵路告
竣日期可有確信否星使云近有日人副島某隨使
德國任滿東還舍海而陸遍歷俄屬亞西亞北境據
云俄人此舉工程過大告竣之期尙屬遙遙副島氏
此行身

入窮漠途中連斃三馬旣歸
日皇面加慰勞國人榮之星使通英文慶澄問讀

洋文之法星使云學洋文者當讀洋書切不可讀華
人所著之以華字音註者又云英文中其義往往非
華文所有故同此一字譯者互異然其字非華文能
解者以滿洲文及倭文解之無不了然慶澄云洋文
之源似通於梵字但梵字之音從丹田出洋文之音
從喉鼻出梵音視洋音較清遠此爲稍別耳星使云
此論甚創

參贊呂秋樵大令增祥譯官劉子貞大令慶汾羅寶森

刺史庚齡李一琴維格暨同署汪荃臺中書鳳瀛

邱玉符二尹瑞麟譚建甫理問祖編林右丞中書介弼

洪義甫司馬

起

潘筱齋比部

恩榮

蘇紹坡供事

鳳儀

陳

燕伯二尹

元康

均來答拜

呂君秋樵安徽人劉君子貞貴州人羅君寶森李君一琴汪君荃臺邱君玉符均江蘇人荃臺星使弟也譚君建甫廣東人林君右丞洪君義甫潘君筱齋均安徽人蘇君紹坡陳君燕伯均江蘇人

二十日往觀王城

東京京城螺旋而入內爲禁城向係舊將軍幕府明治元年十月翠輦東下改爲皇城皇居皆西式聞內有文庫儲古書甚富又有華族高等女學校爲王大臣女學之區日后常臨幸焉其外繞以長濠頗深而

闕設近衛兵及近衛炮兵守之

內閣樞密院官內省均在禁城內

日本國制皇帝太上皇皇后皇太后均稱陛下皇太子皇太孫親王女王均稱殿下民間稱皇帝又稱天皇皇儲必立嫡嫡子嫡孫有故則使皇族攝政皇族無勝任者則使皇族女王攝政但攝政之女王須擇無配偶者民間立嗣不論昭穆兄可子弟祖可子孫侄可子叔娶妻不嫌同姓但擇年之相當者惟胞姊妹及妻之姊妹則在所禁流品分爲三曰華族曰士族曰平民族法分爲五其一曰父母曰養父母曰夫曰子曰養子其二曰祖父母曰嫡母曰繼母曰伯叔父曰姑曰兄弟姊妹曰夫之父母曰妻曰妾曰侄曰

孫曰子之婦其三曰曾祖父母曰伯叔之婦曰夫之
侄曰從父兄弟姊妹曰異父兄弟姊妹曰夫之祖父
母曰夫之伯叔父及姑曰庶子曰侄之婦曰繼父其
四曰高祖父母曰從祖伯叔父及姑曰夫之兄弟姊
妹曰兄弟之妻曰再從兄弟姊妹曰外祖父母及舅
與姨曰前夫子凡姦生子准由姦女撫養成立令
圖生業照例自歸女族不歸男族曰
兄弟之孫曰從父兄弟之子曰外甥曰曾孫曰孫婦
其五曰妻之父母曰姑之子曰元孫曰外孫曰女婿
喪制有忌有服父母忌五十日服十三月祖父母忌
三十日服百五十日曾祖父母忌三十日服五十日
高祖父母忌十日服三十日子忌二十日服九十日

女忌十日服三十日孫忌十日服二十日女孫忌三
日服七日曾孫忌三日服七日元孫忌三日服五日
養父母忌二十日服五十日繼父母忌十日服三十
日夫父母忌三十日服百五十日夫忌三十日服十
三月妻忌二十日服九十日兄弟忌二十日服九十
日姊妹忌二十日服九十日伯叔父母忌二十日服
三十日姪忌三日服七日甥忌三日服七日國喪忌
五十日服十三月葬則官爲擇地禁私瘞

日本官制自維新後屢加更改甚至有一歲中旋設
旋廢者茲就其現存者約畧言之一日內閣總理大
臣掌全國重權凡內治外交及一切考試之事均其

所職一曰宮內省乃專管宮內事時爲日皇所顧問

者明治十九年二月敕定宮內省不在九省之列凡

章奏中通稱曰省者專指九省言不得兼指宮內

省詳下一曰樞密院卽所謂內議院也國有大事奉

旨會議然但有剖決是非之權一切外事概不得干

與此外有九省大臣一曰內務省管理地方敷政及

警查監獄土木衛生地理寺廟戶籍賑恤救濟人民

書籍出版等事一曰外務省管理各國交涉之事一

曰大藏省管理每歲出入租稅國債貨幣銀行及各

地方有涉生理之事一曰文部省管理通國學校選

舉之事一曰司法省管理全國訟獄之事一曰陸軍

省管理通國陸軍之事一曰海軍省管理通國海軍

之事一曰農商務省管理農桑及一切商賈之事一

曰遞信省管理全國郵傳電報及燈台浮標以及鐵

路等事外官則曰府曰縣府縣均稱曰知事直隸京

省別無封疆大吏以加箝束外又有警視廳有裁判

所有控訴院通計全國大小官員不下數萬人有欽

派者有奏派者亦有由各地方官擅行黜陟者

日本全國周圍七千零二十八里廣五六十里袤六

百餘里全國面積共二萬四千七百九十四方里此

以日里核實每一方里計千六百三十餘人全國共計四

千零四十五萬餘人男計二千零四十三萬餘人女

計二千零二萬餘人華人往往謂東人女多於男蓋

耳食之談也

日本自桓武帝都山城後歷千餘年至明治初元遷都武藏名舊都曰西京都人士閒亦有詠黍離之詩而扼腕不已者慶澄曰西京形勢予尙未及見未敢臆斷其宜遷與否第就當日情事而論其所以毅然而爲此舉者實有萬不得已之故何也日本自幕府執政權在武門太阿倒持歷有年所一旦用霹靂手削奪兵柄歸之朝廷旋乾轉坤在此一舉苟不佔其巢穴斬其根株少緩須臾餘燄復燃蕭牆之禍伊於胡底此不得不遷者一也日本全境斜倚如肺葉東北諸島實佔上游英人擾倭先入函館最爲有見竊

謂古之日本患在西南今之日本患在東北古者海道不通東北之境本爲荒漠可置不問舊都在山城論彼時形勢未始爲失今則地球九萬里履海如平地輪舶所至無孔不入日本西境與中國爲輔車之依互相爲命無足慮者惟東北諸國孤懸無倚所謂冷暖年來只自知者也日人自東遷後便竭力經營北海道日廷謀國未爲無人使當日者稍參以迂儒之見戀戀舊都苟安旦夕將見鞭長莫及而英美諸邦貪婪無厭一旦復以兵艦麇集太平洋一帶聲東擊西乘隙以入如飛將軍自天而下守無可守防不勝防持之既久國愈空虛凡百要請惟敵是命則倭

事去矣此不得不遷者二也抑又聞之日本自德川未造美兵逼境一隅被擾舉國鼎沸人心皇皇靡有甯歲當時開鎖分黨曰勤王曰佐幕曰攘夷各執所見卒乃爲背城借一之計誅殺異議以一國論屢戰失利始悟螳臂不可當車幡然自悔盡滌宿見仿行新法甚至改正朔易服色雖貽千萬邦之訕議而不之顧其急急於新耳目振國氣者非特遷都一事已也而遷都尤其最要者夫琴瑟不調則改絃而更張之豪傑謀國其深思遠慮非株守兔園冊子者所可與語予觀維新之治其下之隨聲逐響洵洵若狂則可笑其上之洞燭外情知已知彼甘以其國爲孤注

而拚付一擲則既可悲又可喜嗟乎古來國家當存亡危急之秋其誤於首鼠兩端者何可勝道日人其知所鑒矣雖然猶有說凡人之病元陽將絕醫者必投桂附以僥倖萬一迨其既復又宜授以鎮靜之品而善其後此古聖相傳之方也請告之東人之善醫國者

或曰如子之言日本維新之政誠爲得矣然則我中國自道咸以來柔遠之道中興諸公亦幾費摩畫從而效之不亦可乎慶澄曰是又不然夫君子之觀人

國也必洞觀其上下實在情形反覆推勘然後悉其利弊所在亦猶醫然按病擬方其閒移步換形相去

不容以髮是固不得僅以皮相論也夫子之東游雖
爲時未久然嘗細察其人情微勘其風俗大致似較
中國爲樸古而喜動不喜靜喜新不喜故有振作之
象無堅忍之氣日人之短處在此而彼君若相得以
奏其維新之功者亦在此若夫中國之人除閩粵及
通商各口岸外其搢紳先生則喜談經史而厭聞外
事其百姓則各務本業而不出里閭竊嘗綜而論之
中國之士之識則太狹中國之官之力則太單中國
之民之氣如湖南一帶堅如鐵桶遇事阻撓者雖可
嫌實可取爲今日中國計一切大經大法無可更改
亦無能更改但望當軸者取泰西格致之學兵家之

學天文地理之學理財之學及彼國一切政治之足
以矯吾弊者及早而毅然行之竭力擴充勿以難能
而餒其氣勿以小挫而失其機勿以空言而貽迂執
者以口實勿以輕信而假浮躁者以事權初創之舉
局面不宜過大已成之事提防不得稍鬆從之愈推
愈廣以彼之長補吾之短則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
泰山之安以視東人之貽笑外邦者不大有閒歟蓋
治天下者有法有意此則但師彼之法而不師彼之
意也雖然匪言之艱行之維艱方今中國當軸諸公
閱歷變故通達洋情洞諳國勢者實不乏人鄉僻下
士何足言此手記至此擲筆而起

汪星使以日本國事集覽見示

是游也予延路訪問彼國之政治風俗舌所不通以筆代之然僅粗得大段其細節處則不勝探查至是向汪星使索閱署中譯書星使以此書見示不禁狂喜書凡十二卷劉君子貞所譯也紀日本新政頗詳備惟鐵路章程宜隸之遞信省中方合條例司法省中於彼國律文付之闕如未爲完璧據劉君云現方補譯但未脫稿耳

二十一日過外務省

外務省在麴町區霞關一番町查中國與日本立約在同治十二年卽明治六年然日本之通商實自美

國始其時爲咸豐五年卽安政二年是年八月英卽踵行之嗣是若和蘭若佛蘭西若葡萄牙若西班牙若獨逸若墨西哥陸續立約統計共二十一國聞日本自美邦逼請開埠紛紛擾擾垂二十年夫無滋他族實偏處此謀國者誰不見及之而卒懾於兵力成一無可如何之勢噫天將於地球上以輪船火器而別開一局乎

汪星使云日本辦外交之事頗得法

慶澄

查日相伊

藤氏曩時曾爲西人躬執賤役游歷外洋藉以咨訪歐美之底蘊此外以隻身游泰西歸而與聞國政者亦不一而足然則其辦外交之事之稍得法也固宜

日本近欲以內地許外人雜居凡旅居外人即由彼國地方官督束擬與西人約重訂刑律另設通例期於彼此無忤而西人拒之即本國之民亦多以為未便然日廷猶欲徐徐商之是舉也慶澄頗以日廷為失策夫我之自我物之相物普天之下無二理也強合之則增擾矣記之以觀其後

過司法省

司法省在麴町區八代洲町查日本刑律大旨宗於法而參以英德凡重刑九曰死刑以銃殺之曰無期流刑

曰有期流刑曰無期徒刑曰有期徒刑曰重懲役入獄

做苦工極少九年極多十一年曰輕懲役但服役而已極少六年極多八年曰重懲

獄不做苦工極少九年極多十一年曰輕禁獄收禁而已極少六年極多八年輕刑

二曰重禁錮收入獄中做工五年以下之謂也曰輕禁錮但收禁十日以上

而不做工加刑六曰削去權柄曰削去官位曰停止

權柄曰禁止治產曰監視收禁以後再以人管束之之謂也曰充公

入官此外尚有罰刑自數十元至數元不等

過文部省

文部省在麴町區竹平町查日本學校有官立者有

公立者有私立者然必恪遵文部省章程方得舉行

官立者分三等曰大學曰中學曰小學中小二學又

各分二等曰尋常曰高等此外又有師範學校即于前在

長崎所女學校商務學校醫學校聾啞學校陸有陸

軍學校海有海軍學校約計全國學校共有二萬七千八百餘所教員七萬四千七百餘人學徒三百二十一萬九千七百餘人而以帝國大學之規模爲最闊案大學章程分五科曰法科曰醫科曰工科曰文科曰理科法科分二目曰法律曰政治工科分六目曰土木曰機器曰造船曰造軍器曰造房屋曰應用化學科文科分四目曰哲學曰本國文學曰史學曰博言學理科分六目曰數學曰物理學曰化學曰動物學曰植物學曰地質學惟醫科則忘其節目容另考

日本選舉大約小學優則入中學中學優則入大學

大學優則授以官閒亦有爲各大臣自舉所知者如平學舊徒之類然不過萬中之一耳此外當年老學究僅以充各學校教員之數不得不以布衣終矣士生今日貴乎得時亮哉

東人論學動輒曰集萬國之長慶澄嘗觀其學校途

徑之闊誠未可厚非然過於夸大往往多似是而非語如云三代之學亡於中土而存於歐美夫歐美之學鑿破鴻濛別開生面慶澄斷不敢執迂儒坐井之見而與之爭究之三代自三代歐美自歐美援三代之學以駁歐美不可也援歐美之學而強附之三代亦不可也且三代之學惟周之學散見於六經者十

存四五然一經漢儒之手碎裂者有之僞託者有之
若夏商之學如吉光片羽求其全體渺不可考中國
士大夫往往以周之學而臆度夏商慶澄尙目爲二
千年捕風捉影之談而况以歐美之學臆度三代乎
東人近設哲學會聚友講求間出一書以播傳觀凡
儒學佛學老莊之學基督之學以及各教中有關天
地人之理者無不肆加研討各標新義慶澄謂孔子
之正大如來之神通老莊之元妙基督之權力我後
生小子均不能望其項背徒事曉曉奚爲者雖然人
十已百人百已千果能此道雖愚必明竊願與東人
共勉之

東人近學會甚多如哲學會地學協會之類不一而
足竊謂以文會友肇自聖門明儒之學亦得力於講
學者居多學會之舉甚爲有益中國不乏有志之士
起而行之是所望於有心世道者

過陸軍省

陸軍省在麴町區永田町壹町目查日本兵名有四
曰常備兵曰豫備兵曰後備兵曰國民兵常備兵是
現在供役者滿三年准其出營自圖生理改作豫備
兵再滿五年改作後備兵若年滿四十者削去兵籍
號曰國民兵有事則先用常備兵如不敷調撥則豫
備兵後備兵國民兵以次徵之約計全國陸軍師團

六旅團十二大隊區四十八警備隊區七現在兵員
共二十四萬五千三百十一人又查日本四民年滿
十七歲以上者盡編入兵籍如在學校肄業或在外
國游歷者准其稟請展限然不得過二十六歲其在
學校中如於法律政治等學有一項能精或學問全
體已優領得文部省證據者准其服役六月卽爲已
畢常備役之期但豫備後備兩役仍不能免其犯過
禁錮及賭博者不在此例

過大藏省

大藏省在麴町區大手町壹町目查日本租賦逐年
而增幾於無人不稅無物不稅其稅分爲二曰國稅

曰地方稅國稅者地租銀行煙酒醬油電報郵便據
娼妓海關并進項諸稅納之於國者也地方稅者戶
口地稅車船牛馬妓女東國妓坊林立均係官妓每
一禮拜各妓由官醫勘驗如
有隱疾急爲調治久治不痊勒令絕客以杜傳染及
其有不納官稅擅作皮肉生涯者查出照例科罪及
雜業各稅納之各府縣者也雜業中惟肩
販者無稅如地方稅

不敷各府縣之用則發帑藏濟之各稅中煙酒最重
蓋係明治十八年增之以擴張海軍者次爲進項稅
凡民人財產以及各官商歲入洋三百元上者百取
一千上者百取一五萬上者百取二二萬上者百取
二五三萬上者百取三雀羅鼠掘民間頗咨怨之然
格於勢而無可如何慶澄嘗言日本之政利於國不

利於民卽謂此也又查日本出入有經常部有臨時部均由大藏省於今年臘月將所出并所入詳細核算除出入相抵外須再償出國債二百餘萬且尙畧有贏餘方爲合度約計每年所出七千六百五六十萬所償國債二百餘萬亦在其內入七千六百七十萬進出之數有參差此但言其大較耳歷年尙互

日本銀行頗多而資本在百萬元上者共八所民間貿易錢洋外益以鈔幣有由國家製造者有由銀行製造者

日本自通商後金銀頗流通慶澄曩在滬時曾探訪其進出之數或言流出或言流入現悉彼國自明治

二十年後流出流入歲有異同故傳聞異詞耳惟其與中國通商自是流入我國者前在長崎晤華商時已談及之

日本稅甚重而官俸又甚薄然各項經費尙屬不敷不獨海軍一項已也今年春夏之交上議院議加稅下議院議減俸旗鼓相當堅持兩月日皇乃節省宮內費三百萬元以調劑之其議始息竊謂俸太薄則弊必滋稅太重則民愈苦上之人祇知爲上計下之人祇知爲下計此兩失之者

二十二日偕汪君荃臺暨馮生孔懷出游

馮生係東文學堂學生汪君特囑其伴游以爲舌人

游淺草寺

寺創於推古帝年間堂宇闕煥游人如織香火頗盛
游動物院

有虎有熊有豹有象有鶴有鴉有鷺此外多習見者
亦有不知名者又有一白馬據述係法蘭西名馬也
神姿清挺骨格雄秀然瘦削殊甚老驥伏櫪顧視良
久爲之愴然

游小西湖

一名不忍池蓋放生處也湖旁有洋菜館房舍閑靜
窗几雅飭汪君邀饗午饗餐畢憑欄俯眺殊得幽趣
游十二層樓

樓高約二十丈螺旋而上內列東京名妓小照殆以
百計又有影照日本各處名勝圖及北海道人形圖
均裝以木匣外嵌顯鏡北海道人卽所謂蝦夷也面
目猙惡兩手平垂十指如獸爪望而知爲蠢類觀畢
登最高處覽東京全勝四面平坦氣象殊旺

汪君荃臺招飲於芝山紅葉館

館占高塏蒔花植木登樓巡盼幽雅特絕向係公家
饗客處是夕日廷某親王亦宴飲於此內有女侍數
十人善歌舞嫺酬應儀止溫婉一滌俗態同席者爲
呂君秋樵邱君玉符羅君叔羹李君一琴羅君寶森
譚君建甫飲至夜闌盡歡而散

二十三日往觀東文學堂

學堂在使署西偏初中國與日本立約時以中東本
同文之國使署中無須另立譯官嗣以彼此文字往
來仍多隔闕因設東文學堂旋廢之前李伯行星使
來始復興焉內有監督官一人中東教習各一人學
徒五六十人

晤鄭教習

永甯

鄭君美鬚髯年七十九精神矍鑠通漢文尤善華語
曩在中國日本使署爲書記官旋權使篆今家居不
仕爲學堂中東教習暇則治訓詁之學以自娛有子
五克世其業一在外務省一在中國北京餘均在西

國自述先世閩人避明亂東渡因家焉殆亦舜水先
生之亞也茗談旣畢

慶澄

問讀東文之法鄭君出一

冊見贈蓋曩在中國北京時爲曾劼剛襲侯作者其
書名日本字音述解前列彼國字母并列其字母所
從出之華字後乃引中國閩粵皖楚暨滿洲高麗安
南暹羅以及泰西各處之方言互相辯証且以曾侯
通英文其音訓均用英字受而閱之不能全解竊謂
文字一道以華字爲最古亦最拙而其造字之法亦
最不可思議然自許書出後已大失其真至各國文
字其源多通於梵字孰先孰後未敢臆斷異日當有
具大力量大才識者遍遊地球採其方言彙成一書

如爾雅廣雅之類者聞數年前值羅馬教皇誕期某
教士譯獻一經爲壽內列百四十種文字噫我輩束
髮讀書粗解華文眞井底蛙也讀鄭君書因縱論及
之鄭書節錄如左

日本原無國字於漢字中截取偏旁而借其音以記
國語故名曰片假名名者字也如牛字源出於韋字
乚字源出於也字之類是也至所編五十音刀亅
工才爲字母橫豎相通無不順當其從左起首者仿
梵字悉曇之法與滿洲字相似

國文又有所謂平假名仍取五十列音書以平易草
字教通國中男女記所欲言以爲文也自天子至庶
人平日用之而國詩詞賦亦不外此此謂平假名文
讀中國書用和訓註釋之暨用楷字屬日本文則書
片假名聯續之是謂片假名文一曰眞片假名以其
間用眞字書之也

平假名通稱ハ了ハ文猶周南詩取關雎二字指之
也於片假名五十音中裁去イ工ハ三音僅有四十
七字母

ハ了ハ文間用漢字必書行體至其意義應以訓讀
應以音讀用ハ了ハ訓註右旁以便童蒙此謂平假
名附

和言繙作漢文則書楷體用片假名註和訓於右旁

此謂訓點記一二於左旁此謂反點反者言反回而讀也

凡漢字用和訓讀卽和言也謂和讀和古帝都如周用以用原音讀卽漢語也謂漢讀漢時日本始通中國至今延而稱之

漢土之物日本得之爲本國所未有則其名字自不得不照音讀之如蘭牡丹是也中國經書一定名教則不必下和訓如仁義孝悌是也然泥古者出言純用和訓學儒者聞口便操漢音此但風習之偏與平常人單說俗話何異

古者朝廷詔令多用ハコ字雖文學興亦不改也猶之中國今時諭旨仍重滿文明治新政改用眞片

假名凡與各國聘通之書悉用此體定爲國字其中字句反覆還原仍是漢文至助語之漢字有書或不書也

今讀中國書或全和訓或訓音相半或不用反點但貼一二活語助字以意解之是謂斯文中人能事

二十四日晤羅君叔羹

羅君通西文習律例學曩在西國學校中以法科擢取高等現正譯述西律尙未脫稿慶澄謂中國之政

治條教彼國之人瞭如指掌而彼國之政治條教我國之人尙屬茫如是以每遇交涉之舉彼得售其狙詐逞其狡賴卽據理與爭終無以箝彼之口而折彼

之舌中國自通海以來五十年矣如此等書尙未經
譯出不可謂非當軸諸公千慮之一失也而羅君此
舉益足嘉尙矣

或曰卽使我能按彼之律以與之爭而彼之狙詐如
故狡賴如故將如之何且如萬國公法一書固各國
所通行者試問西國之人能盡遵之乎慶澄曰近日
交涉之舉誠有不免如子所言者然鄙意以爲我卽
不能據彼之律盡與之爭而彼不能不授我以口實
則我之理愈直氣愈壯以視今之隔靴搔癢者不大
有閒乎且卽以公法論彼西國之人容有不盡遵處
然地球上大小邦星羅碁布指不勝屈其所以暫全

時局者究係公法之力也天下事固有有之不足恃
無之則不可者羊存禮存聖人早有明訓矣

二十五日晤呂君秋樵

呂君博學善詞章與

慶澄

論文良久

慶澄

云今之人

有學典雅一派文者筆下極有書卷氣然讀書固多
積理未富雖有古色古味終不免文勝於理又有專
講格律者大致不脫桐城派窠臼然言中無物譬之
近人學明人時文者僅學其機法而已夫法愈密則
文愈庸此所以終不能登古作者之堂也

二十六日往各書肆訪購古書

先是吾鄉孫仲容比部

諭讓

托購古書至是向各書

肆遍訪得鈔本紹興校定本草一部松碕明刻影宋
本爾雅一冊宋本李邏千字文注一冊逍遙院內府
實隆公手書本孝經一冊狩谷望之翻雕北宋本孝
經一冊此外所見有鈔本字鏡一部足利學本尙書
正義一部宋本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
一部又劉辰翁批點元槧本東坡詩注一部宋本山
谷詩集一部元本韻府羣玉一部宋槧長慶集零頁
柳宗元文零頁元槧事文類聚零本鶴林玉露零本
均以價昂未能購取查東人最好古往往有隋唐以
前書中土已佚者彼國猶珍存之自西學盛行此風
一變昔所存者棄若弁髦曩聞粵商人間有購取以
歸而獲重利者前星使黎蒞齋觀察莅任竭力蒐羅
刻古佚叢書一部其時署中楊君守敬亦嗜學好古
遍處採買得古書甚夥近我京都琉璃廠書賈復疊
次蒐販於是市中古書爲之一空閒有一二出售者
亦必昂其價值視爲奇貨而士大夫所藏者尤爲珍
秘云

晤東友某

東友某隱居不仕蓋有心世道者也邂逅相見握手

如平生歡與

慶澄

談時事良久

慶澄

問東國黨人若

是之多孰爲巨擘答云其最著者曰自由黨曰改進黨
自由黨推伯爵某某氏爲總理改進黨推伯爵某

某氏爲總理之二氏者如齊桓晉文各執牛耳但所謂黨者不過於政治上各異所見非如中國漢唐朋黨之比蓋亦自泰西傳來之流弊耳問黨人宗旨若何某某二氏究爲何許人答云自由黨所主在獨立不羈改進黨所主在改非進善某某二氏皆維新功臣嘗列臺閣當要路者今降爲庶民各黨人因推戴之且某某氏卽向之嘗爲刺客狙擊者問日廷何以無禁黨人之權答云匪特不能禁之并不能不用之問黨人中有奇材異能之士否答云近有某某氏向以隻身遍游歐土各國長於辯材某大臣密薦之日皇特旨召見某某氏侃侃而陳竟蒙破格賞拔擢授

從五位充作朝鮮使員夫朝爲布衣夕登顯位可謂奇遇然據彼黨中人云以某某氏之才非特能辦外交之事并可膺總理國政之任問黨人中究竟能行其所言否答云能行其所言者度不乏人然亦有在黨人中持黨人一派議論及在政府中又持政府一派議論殊屬可怪慶澄云此無足怪凡人在局外者不知局中之苦迨旣入局中始悔前在局外時持論太易此有志之士所以不可無閱歷也

過議會所

議會所卽所謂下議院肇於米利堅合衆國創之者華盛頓也頓雄材大畧近代無兩當建國時忽發奇

想而創民主之局於是有議會之舉度其當時必有不得不然之故特同時之人均未見到耳頓之意曰此乃我之所以弭患於未來者其曰得國而傳子孫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擇有德者爲之蓋欺人之談或比爲唐虞之揖讓過矣然遂因此而輕頓又爲乳臭之見幾見真人崛起登大寶位而可直吐其胷臆者乎且議會之舉集萬方之聰明撤九重之壅蔽頓初行時確有可致治平之效初不料百餘年來地球各國踵而行之其流弊已至此極頓如有靈其有隱恫乎慶澄嘗謂治地球者議院也亂地球者亦必議院也記之俟質諸千百年之後

二十七日往訪平井君

參

平井君爲錦城學校校長著有戰國策講義又習洋文蓋彼國中兼通中西之學者慶澄問中西之學孰優平井君云格致製造之學當讓歐美爲獨步若君臣父子之義則我亞洲自有萬古不易者問中西文字孰長平井君云中文以神韻勝西文以縝密勝問日本知名之士爲誰平井君云知名之士不勝僂指其最著者爲大學卒業生所謂學士者否則舊昌平校生徒也學士多少年昌平生多老人重野成齋川田甕江疇田篁村等以漢學擅名皆昌平生也坪內雄藏高田早苗棚橋一郎吉岡哲太郎等皆學士也

又有外山正一菊池大麓箕作侄吉矢田部良吉等皆親游歐美修學卒業而歸者於書則巖谷一六長之洲日下部鳴鶴於畫則久保田來儼服部波山福嶋柳圃皆其翹楚者問近尙有通佛學者否平井君云做邦通佛學者多在晚年且維新後佛學陵夷其可與談者惟鳥地默雷大內青巒數人而已問近有治墨子之學者否墨子經說四篇大旨多通於泰西新學近有人箸書以發明之否平井云近哲學會中方擬爲此舉規模粗具迄未就緒問哲學之書有可觀者否平井君云均係東文華人觀之恐不易解慶澄云此極憾事

二十八日復訪平井君於錦城學校

錦城學校中等學校也

慶澄

索閱章程校長某出一

冊見示案中學亞大學一等其章程分十三科曰倫理曰國語及漢文曰洋文曰地理曰歷史曰數學曰博物曰物理學曰化學曰習字曰圖畫曰唱歌曰體操平井君導觀體操處洋鎗羅列居然講武之區又有一所以沙鋪地上架鐵梁蓋亦諸童爬跳處也

偕平井君往訪太田君

百祥

太田君嗜漢學氣象頗沈靜

慶澄

問近閱何書答云

平日喜讀論孟毛詩史記及老莊各書談次將進午膳平井君云做邦有天麩羅者麥粉包蝦肉以油膩

烹之其製蓋自中國來者事物紺珠所謂塔不刺者其庶幾焉又有鰻飯者用鰻鱺燒熟加於熱飯上以蒸之味亦極醲厚今太田君欲進此二味未知可適口否慶澄云叨荷盛情不勝銘感海外風味正思領畧一過飯畢太田君云我東京名勝有隅田川自陋屋北行去皇城里餘見有一大橋卽吾妻橋也復行有雙橋名枕橋有樓日八百松沿堤而進櫻樹覆天花時遊人如織旁有牛女神祠有長命寺有白髭祠又有園名百花園四時有花園內有鵬齋碑又有天民畫竹碑暇時可枉駕一游乎平井君云嚮出錦城學校途次過一大橋是爲兩國橋一名二州橋是月

望夕有煙火戲極爲壯觀或金龍奔波或銀蛇度水或藤花垂房或火臘吐煙都人士嘖嘖稱羨屆時同往一游以遺清興可乎慶澄云甚善甚善惟遊期太促未知能不辜負盛情否

偕平井君太田君全訪石碕君政沈

石碕君爲中和學校校長習算學與慶澄談算良久

慶澄云中西算術雖互相表裏然其造算之始途徑

微別中算從九數入手西算從十字入手石碕君云

何謂從十字入手慶澄云西算之祖出自幾何幾何

一書由有等至無等由有比例至無比例何處非從

十字悟出

二十九日往觀油畫

油畫者畫南北美利加戰事也其地設一圓形高臺高約五六丈周圍約十餘丈臺下有小門初入時朦朧如黑夜行數武遙見一小燈髣髴若有光又數武緣梯而上豁然開朗別有天地慶澄乃執遠鏡過視之見夫兩軍交鋒前者死後者進有放洋鎗者有執短刀者有燃巨砲者有乘馬者有以手指揮者有執遠鏡瞭敵者有初出營者有植立不動以爲後勁者有疾趨而前擒一敵人以刀貫其腹者又見山麓之間積屍枕藉有遍身是血者有身首異處者有身受數十傷而斃者有伸手展足如睡者有仆斃者有跪斃者有坐斃者有折一足者有仰斃樹下者有偃斃礮架上者又見一洋樓忽爾被火火光熒熒不可嚮邇又見一洋樓猝被礮擊梁棟碎裂屋瓦飛擲頃刻之間崩頽過半又見一港汊泊兵艦數艘水光慘淡天日無色觀畢別由一小門出幾忘其爲畫也其出也黑暗如入時攷油畫傳自泰西其法蓋本於光學故離奇變幻一至於此

過鹿鳴館

是月廿五日汪星使特設茶會於此循向章也先期折柬相招屆時日廷自王大臣以下及列邦駐日各使員均賁臨焉查外人之赴茶會夫婦並至賓主一

律中國女流不出閨闈礙難做傲是日星使特請德國使臣某夫人代襄東道之職計會中所集者男女共數百人所費千餘金觥籌交錯盡歡而散蓋亦所以固邦交云

六月初一日晤汪星使

慶澄

與星使談各國交涉事良久星使云我輩身任

外事均世俗所謂濁流者

慶澄

云史稱東漢卓茂行

已在清濁之間今日辦外交之事者正宜深明此義談次星使出一書見示據述係東友所贈者書面上大書孔夫子三字展閱之似哲學會中人所著者嗚呼洙泗春風噓及海外宣聖之靈於茲不泯矣

星使又云今日之談洋務者僅可著書而已坐言起行憂憂其難慶澄云天下有能言者有能行者離則兩美合則兩傷

林君右丞以斷腕記見贈

斷腕記者記高松氏斷腕事也有文有詩有題字有和歌均係中外名流題贈之作茲不具錄錄黎公庶

昌李公經方文各一首

黎公文云高松保郎者本名義智江戶人也江戶初爲大將軍治所明治維新號東京故今爲東京人保郎喜任俠能傾血性救人嘗慕魯朱家郭解一流之爲人也少時與某藩士人某某氏善士人者豪傑之

士也識保郎於疇衆中遇待殊厚以族人女山內千代妻保郎二人者之與游相得甚親又要約爲父子也士人者一旦觸某藩侯怒事莫解無人敢居間於是保郎慷慨矢誓曰此吾報知己之日也吾聞古有藉軀報仇者今將吾腕以白某某氏之冤不猶愈乎迺往見醫士岡君明卿說狀岡君曰異哉子之爲也吾閱世久矣見有剄頸而死者矣有剖腹而死者矣從未聞自殘其支體以解他人之厄者且以子之所爲斷腕而求子治是猶子放火而使子滅之也雖謂之愚可也保郎曰不然吾之所爲非以爲名高而重然諾也亦非有所利於其間也然而且爲之何也夫

人有不白之罪而坐視其死不仁與人共肺腑臨難胡越棄之非義知有可救之道而怯懦不爲無勇是三者皆豪傑之所恥也吾之爲此欲以愧天下之儒言而蹠行者岡君曰善旣如是任自爲之保郎於是拔刀斷其左腕血淋漓盛以錦函使人馳報之某藩侯曰保郎再拜獻腕藩侯閣下謹以贖某某氏之罪閣下幸加憐而垂察焉保郎死骨不腐矣某藩侯大驚亦心義保郎所爲也乃謝其使者卒赦士人得不死而保郎亦以治痊列藩士聞之皆曰保郎奇男子也行雖不軌於正然絕一腕以存骨肉之交使其君臣父子間脫遇不幸殺身以成仁固優爲之矣保郎

既已斷腕益思以身濟人創立宏通社闢西教游說
至尾張又爲忌者所限其妻千代病以書抵尾張慰
保郎詞多哀婉竟死列藩士復聞而悲之保郎今爲
愛生館主而崙以良藥濟世余見之東京蓋煦然儒
人也終身不言某藩侯故人不能舉其名氏余奇之
書告世之傳游俠者

李公文云保郎斷腕始末前公使黎公旣爲之記簡
古有法度足以傳保郎也獨曰將以告世之傳游俠
者則余猶疑之保郎請爲余文因感其事以爲有合
於古之義士殆非里巷任俠比也昔周宣王將殺杜
伯而非其罪左儒爭之九復而王不許左儒曰臣聞

古之義士不枉義以從邪王殺杜伯左儒死焉方保
郎營救百端不能解藩侯之怒俱死奚益獨出奇節
以救其難則左儒不及也晏子見疑出奔北郭騷召
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焉吾
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抗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
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庭請
以頭托白晏子也因自刎其友盛頭於笥謂觀者曰
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也設斷腕而事
不解而後身殉繼之則北郭騷之意也南霽雲乞救
於賀蘭賀蘭不肯出師愛霽雲勇壯強留具食延霽
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

雲義不忍獨食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坐大驚泣下夫取義固期於舍生而殘形尤酷於隕命百代靡遙聞者酸鼻則南霽雲之風也使保郎與三子者易地而處固將優爲而智或過之今世聞三子之事婦人孺子莫不感動則後世之觀保郎不異三子無可疑者而豈以武犯禁藉軀報仇所可語哉抑又聞之宋清賣藥於長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貶清輒賣藥迎送之貧士請藥常多折券人有急難傾財求之歲計所入利亦百倍長安言曰人有義聲賣藥宋清今保郎老矣亦以賣藥爲業顧其義聲之震於當世者視宋清相去遠矣宋清嘗得

柳州爲作傳至今義之保郎亦得黎公之記可謂幸也余疾夫持中庸之論以匿其私而不利夫天下之爲艱苦卓絕之行者故徵之於古以表保郎之義焉

初二日偕劉君子貞往訪巖谷君

修

巖谷君善書能詩蓋東國宦途中之雅嗜文墨者年六十餘無鬚強健如壯歲茗談良久出所著詩見示劉君索書扇巖谷君援筆揮灑以復之

初三日往訪島田君

重禮

不遇

島田君博學嗜古家富藏書蓋東國中號稱淹雅者此次持劉君子貞書往訪擬向之索觀古籍時適外出門者訂於明日午前來當可一晤余以戒行有期

辭之

初四日發東京

汪星使暨署中諸君均來送邱君玉符送至火車場
午刻抵橫濱理事署

昨日與陶君杏南約今日已刻抵橫濱午刻卽上輪
船赴神戶陶君因遣僕夫到火車場候迎至則已後
期矣慶澄笑謂署中諸友曰當與諸君子尙有數日
緣也

黎君受生延飲署中

同席者七人

初五日晤陶君杏南

陶君通東文慶澄

以譯書勸陶君曰譯書大不易慶澄

曰不然譯書不必過求完善中國已譯各西書識
者亦不無訾議然使并無此書則我輩更何從蒐覽
也慶澄謂閱譯書如披沙揀金是在閱者之自具眼

孔不必責譯者之不細心也且中國已譯各西書聞
東人均以漢文譯成東文今東人所譯西書正復不
少試以東文譯成華文當視以華文譯西文較便如
必謂譯書之無佳本則纂述之事本非易易六經之
中昔賢尙謂有可議處何況譯書乎

晤伍昭展太令光建

伍君粵人年才二十七耳向游學泰西精通英文而

於中國經子史各書亦復苦心研索獨具宏識蓋近日洋務人員中之錚錚有聲者與

慶澄

縱談時事及

中興諸公長短均按切時勢能窺其隱而觀其大

慶

問西儒除格致製造外其真實學問何在伍君云

西儒論學喜孟子論治近墨子所著書似公孫龍子

亦有似大清例中律文者尤有二三通儒研究佛老

之學如楞嚴經等書字字爛熟問西文之體段當似

華文中何種文字伍君云頗似漢文

慶澄

云今日習

華文者不知西文爲何物習西文者不知華文爲何

物竊思聲成文謂之音文也者卽因音之所已成之

文而綴之也中外文字雖有異形制字之初雖有異

法然其綴音成文則無二致西文之二字三字拚法

梵文之二合三合卽中國古書中雙聲疊韻急讀緩

讀長言短言之理而其文之神妙處祇在綴之得法

難以言傳中文然西文亦然抑又聞之古無四聲三

百篇文字純以長言短言調其音節其一字數音卽

長言短言變化處攷之西文其法亦相似今之治經

者不諳其故展轉附會不可究詰而其弊實自四聲

起良足嘆也

慶澄

又問英文拚法往往有變例其故

何居伍君云此假借也凡此國之人借用彼國之語

言者不得不借用彼國之字積久相沿遂成變例

慶

云大哉假借之義也天地之大名象之繁請以假

借二字該之

爾雅釋天中所載闕逢攝提格等語曩據西人云均係巴庇倫古時土音華人不諳其故肆意穿鑿殊屬無謂且云卽此一端可見中國古時神聖皆彼土中人物慶澄謂中國古時神聖所居何地無從確稽不必置辨惟闕逢攝提格等語果係巴庇倫土音其爲假借無疑中國如葡萄琵琶等物均係假借胡音制成華字此其確證或曰果爾則是中國古聖假借巴庇倫土音也慶澄曰安知非古時巴庇倫假借中國土音也聞者默然茲因與伍君論假借義而附記之

晤查翼甫中書

燕緒

查君海甯州舉人武昌張濂卿先生高弟子也晤談片頃出濂卿先生文集以贈且以家藏宋本九經直音考見示據云現方影刻尙未蒞事君嗜學好古箸有袖東集皆近作也以署中有袖東樓故名近又將注大戴禮案大戴禮中奇文與義時有與近日泰西新說相發明者非博古而兼通今未易從事查君之志可謂勤矣

晤譚彤士大令

國恩

溫季貞孝廉

紹霖

譚君廣東進士溫君山西人曩曾幕游溫味秋觀察任所與慶澄談永嘉山水娓娓不倦

初六日發橫濱

陶君杏南送至海岸查君翼甫賦詩贈別

初七日申刻抵神戶理事署

鄭君蘇龕延寓署中

初八日晤鄭君蘇龕

鄭君年三十四根器清峭曾次廣博尤長孟子之學
向幕游李傅相及曾忠襄公署中俯視一切矯矯獨
立近則滌除故態不露圭角現延一泰西女師從事
洋學蓋所志遠矣晤時與慶澄談當代名公鉅卿之
才具心術別具深見慶澄問平日知交中可有不凡
之士否鄭君云王可莊太守仁堪他日當可勝艱鉅
之任問何以見之答云能忍慶澄云是蓋善讀蘇子

留侯論者問此外更有何人鄭君云唐學士景崇機

畧過人能辦大事沈君子培張君季杰袁君爽秋劉

君葆真予舊友也皆自命錚錚不落庸近沈君尤為

當代佳人慶澄云異日當往訪之

鄭君出近作以示

鄭君詩勝於文然其文亦閒有獨到處茲不具錄錄

其上今閩省軍憲希侯帥箋中一段云竊謂泰西之

勢如日方中雖盈而必昃中國之機如弓既撓可弛

而更張即日本變法利害所呈得神州因時緩急所

在其自通商以來特以勸工為重人材拔於鄉校則

各有專長農商講於學堂則別立一部集會社以厚

賈人之力則利權悉歸設賞牌以課雜藝之長則游
民益鮮鐵道周於國內則呼應皆通巡捕遍於民間
則盜竊盡斂跡其務營外飾而府藏足支實自取法
歐人而體段粗具利固驗矣害亦隨之租稅太重則
民弗克堪也刑法太輕則下無所畏也黨會愈盛則
姦人得以煽其徒也議院既開則政府莫能安其位
也有練兵之名而非常養之額則士卒無固志也爲
共主之說而失可持之柄則君上如具文也案此一
段於日本大勢瞭如指掌特節存之

鄭君又善談名理其言云今之學者但知一生二而
不知二生一慶澄云此言甚精然幾何首題以雙圓

而生三角此卽二生一之理特未經人拈出耳君又

述其先人遂於佛學慶澄因與談佛理鄭君云佛理

至奧然可以二字了之問其說答云卽佛經中所謂

平等二字也慶澄云此語頗扼要君又與慶澄泛論

樂理其言云樂亡而音不亡今之論樂鮮見到此慶

澄云至哉言乎果使音亡則天地息矣

晤鄭瀚生大令

鄭君粵人現爲署中西譯官

初九日偕鄭君蘇龕就浴

聞東國溫泉能愈疾鄭君邀同就浴并挈舌人楊錦
延伴之浴畢登樓茗叙襟次冷然

往觀布引瀑

查日本著名瀑布共五十一處此其一也坐觀者半係西人小憩片時遂偕鄭君返署

十九日撰見所見錄稿成既而棄之

慶澄

弱冠時倜儻自喜好發奇論既而悔之己丑秋

客武林與諸同人徜徉西子湖上縱談古今中外天地民物之原成湖上筆談三卷微之入無裏大之彌無外甫脫稿輒火之湖舫中蓋悔其重蹈故轍也此次東游東友屢索閱生平所著書愧無以應頃由橫濱抵神戶鄭君延寓署中之東樓窗几明淨侍者服役惟謹啟牖獨坐曾羅萬勝腹無纖蒂私自喜曰此

殆吾著書處也因竭十日夜之力條述近七八年來讀書閱世之所心得者都爲一卷顏曰見所見錄既成細視之仍多駭俗語甚矣少年習氣之不易汰也遂付之故紙堆中茲節錄之以存其概如左

天有私覆乎曰有私覆也覆其所及覆其所覆者卽其所私也地有私載乎曰有私載也載其所及載其所載者卽其所私也日月有私照乎曰有私照也照其所及照其所照者卽其所私也聖人有私天下之心乎曰有私天下之心也春秋者聖人私天下之書也然則聖人亦有私乎曰私之極卽公之極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曰殺天地之妙用曰往曰來

天地之萌芽曰木木者天地之累也雖然微茲木也其何以有我

愚者天地之寶也智者天地之蠹也愚者智克智者愚克

下愚不學上智不學下愚無恥上智無恥

一生九二生十得九之用者神得十之用者適

封建非武王意也不得已也民主非華盛頓意也不得已也

古今有三界唐虞以前爲一界夏以後爲一界秦以後爲一界嗚呼自茲而往其將四矣

我自我乃有物物相物乃有我是惟至人能融之

已往者窮於有始現在者窮於有際未來者窮於有終是惟至人能無之

善惡之見過明則不能用人成敗之見過明則不能任事是非之見過明則不能諧俗

問處世 慶澄 曰凡施恩於我者我反宜疏之始疏所

以終親也凡負罪於我者我反宜容之容彼所以大我也

問處小人之道 慶澄 曰處小人之道有三一宜折其

氣一宜護其短一宜愛其才

或曰基督云駟如鴿智如蛇能斯二者其可任事乎

慶澄 曰未也請益 慶澄 曰勇如虎仁如騶虞四者備

可與任事矣

二十日張懿卿直刺招同游須磨

張君皖人係神戶副理事須磨距神戶三哩三十五鎖火車頃刻可達蓋游人消夏處也其地背山面海山上多松有茶樓數所高佔山麓平挹眾勝瀟灑可人與張君登樓茗酌傍晚返署

二十一日乘火車赴大阪

大阪東經十八度四十一分北緯三十四度四十分距神戶二十哩二十七鎖屬畿甸攝津境維新後置大阪府治攝津內七郡及河內和泉全境市中居民四十八萬四千餘人

大阪街衢方整居民繁盛仁德帝舊都也古稱浪速相傳神武帝東征至此會潮急因名曰浪速亦曰浪華後訛爲難波有大川曰淀川發源於近江併諸小川擁爲巨流綿亘市中市民引水爲渠縱橫四達架橋殆百餘座行舟如織漕運稱便其在淀川中者有大橋三日天滿曰天神曰難波淀川西流至難波橋分爲二又西流至安治川橋復合爲一始西流入海卽所謂安治川也別有一川由安治川橋東南流入海名木津川港口船舶輻輳風帆上下爲東國巨埠往各書肆訪古書

見朱舜水墨蹟僧一行手書大日經墨蹟又古抄本

密部經

晚宿王君方洽寓所

王君甬商也

二十二日乘火車赴西京

西京東經十八度五十六分北緯三十五度零一分

距大阪二十六哩四十四鎖屬畿甸山城境維新後

置京都府治山城丹後全境及丹波內五郡市中居

民二十九萬六千餘人

日本地圖凡言畿內者均指西京言不指東京言

西京街道平坦氣象隱秀初入界時竹陰覆道澗流

潌洄饒有幽趣

往各書肆訪古書

西京多古本佛經價頗不賤

往訪小野君湖山

長愿

谷君如意

鐵臣

江馬君天江

欽均不遇三君均在廣瀨氏家

赴廣瀨氏宅

廣瀨君充藏東國辯護士也

辯護士即律師

所居曰大觀樓

前有一園穿池架石亭榭環列林木幽秀會岡君鹿

門自東京來廣瀨君延宿其家是夕特設盛筵邀都

下名流為書畫會

慶澄

介江馬君之次少君往訪其

尊人并小野氏二君至則三君皆獲晤焉廣瀨君夫

婦介岡君延

慶澄

入會因并晤岡君鹿門中村君確

堂林君雙堂內海君吉堂暨同席者十餘人諸君半

係京洛老名士長髯古貌散步園林淪茗品畫望之
如神仙中人小野君最長年八十餘矣精力強健興
致淋漓慶澄奉一卮爲壽小野君舉竿酌之酒酣慶澄
即席口占一絕林君雙堂依韻以和飲至夜半各
散歸

赴宿內海君吉堂家

內海君善畫曩嘗挾其技客武林五六年橐千金歸
以故善華語初遇於廣瀨氏家邂逅如故交諸君子
咸以舌務勞之飲畢導至其家遂就榻焉

二十三日往觀舊皇居

西京古有左右二京九條大達今所存者左京也僅

有六條逵分爲上下京舊皇居在上京第一條卽所
謂平安城也皇城外有加茂川綿亘南北歷二條三
條四條五條七條各逵沿堤架橋以便來往其地街
道洞達井井不紊羣山環抱深翠欲滴今日午前嘗
登山覽西京全勝見其醞釀深厚平遠之中自有歸
宿竊謂就日本全國形勢論固以東京爲樞紐以都
城形勢論東京似不如西京之堅固宜彼都人士竊
竊焉而興禾黍之悲也雖然勢之所迫無可如何東
遷之舉匪所得已前已論之詳矣自茲以往日廷倘
念西京爲根本重地另設陪都如我中國之有盛
京也不亦可乎援筆記之以諗方來

過二條城

城內有離宮雉堞依然惟隍槩甚狹且少水殆淤塞故也

過加茂川

川中多沙磧水甚淺居民沿堤搭棚架於川上以爲納涼之所傍晚游人梭織婦孩譁笑之聲不絕於耳二十四日往游琵琶湖

琵琶湖屬近江境爲東國巨浸週迴七十三里三十一町湖光秀媚髣髴我杭之西湖惟湖上點綴則遜之內海君嘗告之云湖上有八景曰三井晚鐘曰石山秋月曰唐崎夜雨曰勢田夕照曰矢橋歸帆曰比良暮雪曰堅田落雁曰粟津晴嵐當訪三井寺登眺遠近均在一眸至是抵寺中遙望所列各景不辨其處然全湖佳勝已飶入我胸矣游畢口占一律云琵琶湖畔發棹歌風帆上下行人多日光蕩漾樹搖碧煙景蒼茫鷗浴波作者世無白居易好游今有蘇東坡遠來不憚萬餘里獨放輕舟載酒過

二十五日再訪岡君鹿門於廣瀨氏家

岡君名千仞仙臺侯藩臣也與羽之亂君仗義以爭下獄幾死維新後擢爲太學助教今年七十餘矣性嗜史學長於辨才著有米法二史及尊攘紀事各書又嘗游中土南極粵嶠北至燕齊東厯吳越著觀光

紀游若干卷晤談良久廣瀨君夫婦延午餐同席者
六人岡君陪座東俗凡盛饌必首進生魚慶澄婉謝
之岡君戲云樊噲不辭生彘於生魚乎何有慶澄云
僕蓋羞與噲伍者岡君爽然慶澄復云狂言以博一
笑勿罪席次又與廣瀨君談律例學及日本近事膳
畢日已斜矣因辭去是游也岡君及廣瀨君夫婦備
極款洽不勝感荷臨別黯然

再訪江馬君天江

江馬君本近江人旋入美濃始業醫有子某克世其
職又善書工詩著有古詩聲譜及賞心贅錄各書今
年六十九髯垂至腹家居不仕著書娛老翛然塵外

茗談片時出所書近詩及新法照像以贈有媳某女
某侍奉几杖容止肅然

游金閣寺

寺外榜署曰鹿苑下注曰通稱金閣蓋足利將軍義
滿菟裘之地也寺僧導由小門入見其依山爲園鑿
池堆石古松蟠鬱臨池有小閣三層以金飾之卽所
謂金閣也然剝落殆盡上有小松帝御書究竟頂三
字額亦模糊不可盡辨又有足利義滿像振笏危坐
氣象昂然出閣行數十武寺僧復導入足利氏書室
觀所陳古書畫及古器遂匆匆辭去案義滿晚年嘗
皈佛因營造此閣以遣遲暮聞東邦豪傑生平龍行

虎步雄視一代而末路往往遁入緇流證菩提果蓋物極則返此亦生人自然之理無足怪者

西京多古寺此次游期過促如青蓮院知恩院高臺寺清水寺大佛寺南禪寺本願寺三十三間堂均薄游一過內有數寺閎壯無比然如走馬看花目不暇給雖有寺僧爲之先導歷歷指點而倭語喃喃苦不能解記所歷各寺惟南禪寺古物最多寺係某古帝離宮內禪後遂改爲寺內有古時書畫琴劍及宮內雜具有古瓦硯一方千餘年物也甚可珍愛此外各寺所見有平秀吉畫趙子昂畫米元章墨蹟東坡墨蹟其餘珍奇古玩不能枚舉又聞西京有嵐山風景

甚佳未及遊覽極爲憾事

二十六日乘人力車

華人所謂東洋車也東語呼曰戈羅媽

赴奈良

奈良東經十九度零三分北緯三十四度四十一分距西京十一里十四町屬畿甸大和境維新後設奈良縣治大和全境市中居民二萬四千餘人

奈良爲大和山城交界處日本舊都也自桓武帝北遷山城

即西京

因稱曰南都案日本自神武帝奠鼎大

和歷數十傳雖閒有播遷然不離大和者居多大和卽所謂大倭中國古時通稱曰倭奴據日人云倭奴乃委奴之訛委奴在築前國曩有土人在志賀島發掘光武賜委奴國王金印此其一證然委奴仍倭屬

可見當時之稱爲倭奴實非無據

游二月堂三月堂

二月堂香火頗盛內多懸銅燈蓋土人酌神物也三月堂建於千年前內所列各物皆千四五百年前物據日人云東國古寺雖多然皆屢經翻築獨三月堂則巋然如魯靈光歷千餘年不改其舊噫是豈呵護之靈有獨至歟

游春日社

春日舊時鄉名也社內丹雘輝煌上懸小銅燈無數社外有鹿六七十頭牧人驅之如羣羊土人呼曰神鹿又見有東女二人徜徉山半緩步以游據土人云

由東女所立處再攀山坡而上之可覽奈良全勝

游大佛殿

殿爲日本三大美觀之一聖武帝所創也現正鳩工繕脩殿高十六丈前有數大柱柱徑可丈許殿之前廡亦闊壯異常約計全殿週圍殆二百餘丈殿中有銅佛高五六丈撒手趺坐週圍殆八九丈銅佛之後繞以廻廊奇玩羅列卽所謂博覽會也有古鐘古釜古刀古琴古鼓古劔古兜鍪古經函古弓箭神功皇后三韓之役所用者嵯峨帝御筆古佛內有僧空海手塑者古靴古磚瓦又塑一女像覆以白衣披髮返視儼若得此中三昧者又有上古假面中古近古假面上古假面甚大豈

體有大小古今人固不相及歟又有一物人面魚身
爲真爲贗予不能辨豈山經海志果非荒唐歟觀畢
約歷二時之久時夕陽將墜矣乃躊躇辭去

酉刻乘火車赴大阪由大阪換乘火車返神戶理事署
火車由奈良達大阪計二十四哩六十二鎖

二十七日晤鄭君蘇龕汪君荃臺陸君臨生

汪君陸君均自東京來初慶澄在東京時擬爲東國

內地之游汪星使爲咨請外務省給予免狀東例凡外人欲

游內地必請免狀免狀猶護照也且戒之云游時當派舌人伴往慶澄

婉却之抵神戶後以告鄭君鄭君曰如言語不通

何且以遠方之人深入腹地尤非予身所宜也旣而

慶澄

毅然前往漫游數日而還鄭君大爲忻幸因以

告汪君汪君戲謂慶澄曰子夏云四海之內皆兄弟

也子則四海之外皆兄弟矣慶澄笑而遜謝

晚游楠公廟卽湊川神社

廟前游人如織轟鬧成市案楠公名正成奉後醍醐

帝討足利氏所居曰千早村屬河內境依山爲城一夫守

之萬夫不得過楠公據此五十年足利氏不能拔後

敗死湊川東人義之爲立廟迄今鄉父老猶艷談其

事不置

二十八日晤王君海如

王君江蘇人年五十餘習西文曉算學曩曾受業李

氏善蘭之門李氏於疇人之學獨樹一幟慶澄問其

生平有何緒論王君云李師自謂少閱算書輒一目了然迨習九容之學乃恍然大有所悟又謂幾何中之中末線其用之廣不可思議惜今日中西諸名家尙未能盡洩其秘案中末線西人謂之神分線曩在滬上晤林君和叔時曾言他日必有從此一條線別開宗派者不意前人早見及之

二十九日發神戶

鄭君蘇龕贈以所書近詩初慶澄擬自奈良返神戶

後卽爲朝鮮之游曩在西京時廣瀨君已函託駐韓東友爲之先導嗣以旅橐不裕而本屆秋試家君曾

囑赴南關因折而返滬

三十日晤華人李某

李某習法蘭西語自述游倭二月戲從倭童學倭語始知彼國語言多借用法蘭西音特不借用其文耳慶澄

因問倭人稱中國曰支那其婦人小子呼華人曰那先生此何故歟李某云某聞之法蘭西師曰中國秦時始通印度印度人概稱中國曰秦迨由印度傳至法蘭西則譯秦爲支歟由法蘭西傳至日本則轉支歟爲支那案此說未審確否然各國語言傳述互相通轉確有其理記之存參

七月初一日抵長崎

登岸與魯君尙巖陳君子寬話別二君均送至海岸
初二日發長崎

猶憶初來時夜過福江島見旋轉燈乍明乍暗光甚
遠射至是登艦面望之莫辨其處

初三日舟中見某詩

某之詩蓋學杜者細審之多齷齪氣竊謂學杜而無
曾襟刻鵠類鶩勢必不免世人咸謂詩宗李杜死不
可為中人以下者訓也

初四日已刻抵滬江

是游也計所歷通商口岸四
長崎神戶都址三
大阪橫濱
西京
滬大湖一
湖
所遇中外士大夫無慮七八十人既

返滬乃檢逐日所手記者畧加刪潤都為一冊顏曰
東游日記竊念慶澄之欲為倭游者五載於茲矣今
歲始得皖撫歸安沈公書導之先路乃毅然東渡兩
閱月而還亦生平一快事也爰樂存之

